



美是母亲的出生地。

——女儿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出生地 / 吕纯晖著.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2.10

ISBN 978-7-5447-3294-9

I. ①出… II. ①吕…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②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225458号

书 名	出生地
作 者	吕纯晖
责任编辑	王振华
特约编辑	孙 洁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译林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 邮编: 210009
电子邮箱	yilin@yilin.com
出版社网址	http://www.yilin.com
印 刷	三河市三佳印刷装订有限公司
开 本	889×1194毫米 1/32
印 张	7.625
彩 插	6
字 数	178千字
版 次	2012年10月第1版 2012年10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7-3294-9
定 价	28.00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韦江琼 绘

散文是千年以来我们语言的稻米。一代一代的耕者，以心灵之米，以激情之米，以生活或生命状态之米，炊雪白雪白的饭给我们餐。常有感于饭与饭竟如此不同，有的是新谷，有的却是陈粮。不排除有人爱吃老米，这是他（她）自己的事。但若把连汤水和饭粒都弄不到一块的一大海碗一大海碗，若嘴婆心地让我们“吃呀吃呀趁热吃呀……”岂不太倒胃口了？我不敢说我的就是好米。可我知道哪里有好米——它们甚至是野生的、杂交的，不用经或典的“农药”，不用诗或词的“化肥”，自然而然地拔节抽穗扬花结粒饱满。只可惜这么好的大米，要先喂试验室的小白鼠；再喂老猫；等端到餐桌上，这米可能又成老米了。

代 序

爱美主义者

欧逸舟

有一天在电话里，我追问那首诗的下落——《七重天》。母亲一下子就背出了其中的句子“他的额际展开如草原”。她喃喃地吟诵着，我几乎可以感觉到她眼眶中的雾气。

那天晚上我梦回童年。坐在她的自行车后座，穿过遍地唐诗的上下坡，是去托儿所吧，母亲吃力又惬意地带着我；那时候醒得很早，清晨我们在杂物间的屋顶上踱步，背泰戈尔的《园丁集》，“我后，垂怜你的仆人吧……我要用番红花的液汁染红你的脚趾……”，我曾认为这是献给母亲的，我的母后大人。我们的记忆力早已被现实生活磨得钝钝的，而那些诗歌始终都在，它们会模糊，会变形，却改变不了本质，那种美。

孩童时在我的眼里，母亲是一张干净明亮的方格纸。她至今坚持手写，无论千字散文抑或万言小说，无论草稿抑或最终定稿，她决不允许三百格的稿纸上出现三个以上的涂改字。其实，谁不是经常被别人拿去涂涂改改呢？很多年以后，我在《祖与占》中看到这样一句话“用整日的辛劳来支付欣赏到的美”，忽然就明白了她。

我也有我的固执，常常为了一个不能达到想象的句子拉下整篇文章。为了一块小石头，我们拖着沉重的耕犁，白天黑夜，长长久久，直至碾平，也不在乎犁钝了，或是路歪了。这是她遗传于我的，对美的一种执念。

她的文字真实、从容、飘逸。她的作品不会大红大紫，但也不会昙花一现。在散文集《出生地》中，从《小渔村童话》到《蹉跎》，母亲的文字伴随我的成长时光。我从一无所知晋级为第一读者，今日重新翻开这些文字，还能读出当季的台风和海潮气息。如果说母亲全凭天赋写作，不仰赖一丝技巧，好像也不对。她总是知道什么样的文字最准确。或者，与其谈论技巧，不如说这是她的文学素质。她写仿宋体，撇捺弯钩的边角总露着点俏皮精神，幽默而不霸道，它本来就长在那里，却往往出乎你的意料。

她这样写马蜂窝，“站在地面往十五楼看，天空那么辽阔，一只马蜂也看不见。看见了也不知它是冲着你来的，等发现马蜂抱团长成篮球那么大的马蜂窝了，来不及了。”“从主卧室看，这个马蜂窝长得像越战片里的大地雷。从次卧室看，这个马蜂窝长得像从前家里装米的小米缸。”发现马蜂窝后，打电话给消防，“消防说，那你这个不急，我手上有好几个很重要的马蜂窝。你过十分钟再打来。”“消防说，房子长马蜂窝的同志们你们请不要着急福州市每年有上千个马蜂窝每个晚上只能消灭几个马蜂窝什么时候轮到你们会提前通知你们谢谢再见。”

“恶霸——太形象了。马上联想到形形色色的马蜂窝，长在社会腰、肩、眉目之间。这些麻烦制造者，领教过的人都会会心一笑——被一只马蜂蜇一口是何等滋味。”而马蜂窝的最终下落，母亲只是这样轻轻地一笔“台风莫拉克，拔一棵大树像拔一颗牙，拔一个马蜂窝像拔一棵草”。在《马蜂窝》中，她写马蜂窝的命运，那场台风的命运，马蜂窝如同我们在生活中不可抗拒的遭遇，我们为之困苦不堪，为之恐惧张狂，而当命运的洪流应势而过，轻易就可把它摘下，只留下“一个海碗那么大的疤

痕”。作为女儿，打马蜂窝和写马蜂窝时我都恰恰不在她的身边，然而我深知她住在一幢怎样的大楼中，我深知那“恶霸”对这套屋子及屋中人的威胁。我所能做的，只是为她写一首诗。“与黑夜常在的 / 那些飓风，咒语 / 萦绕这森林 / 深处 / 与悲剧常在的 / 那些孤独，无助 / 如腐坏的葡萄接踵落下 / 打在坚硬与柔软之上都是碎 / 不能为你用棉花与混凝土筑路 / 或许有日能换我为你而走。”最后她终于轻轻地说，“对于一套房子或一幢楼，一个疤痕算什么呢？”她放下了。

《书生受骗记》中，在“等我完全忘了这个让我对人性变得很没信心的事件，完全忘了这个让我对自己的判断力和处世能力变得很没信心的事件”时，意外地遇到“骗子老高”，她只是问了自己一句“我怎么不报警呢？！”同样在《书生被盗记》中，面对那个偷光家中的手提电脑和手机，只比我大一岁的小贼，她选择保护与宽容。“施警官说，要看总额度多少。要你们失主提供失物的发票。我马上说，发票早丢了。施警官说，会有办法的。按型号查价格，一下子就统计出来。我马上说，我们那些电脑太旧了，要少算点。”

母亲有母亲的母亲。母亲轻柔妥帖地把她的母亲我的外婆藏在我们十五楼的家中，挡去台风暴雨和马蜂，在安详的冬夜里，母亲给她“洗脚”。《水姜》里写的，不单是母亲与外婆的故事，还有外婆与她祖父的故事。家族的无限缱绻亲情，都融在母亲为外婆洗脚的那一盆热汤中，都融在最后那一句温存的：“水姜呵！要睡了！”

如果说写外婆这一章是童话，那么写外公的《芦苇荡迷踪》几乎有《荷马史诗》的况味。在母亲笔下，外公“很像一个浪

漫诗人”——“‘你不是看见开花的树了吗？有开花的树必然会有结果的树。有树的地方就有泉水，野葡萄野五味子桑葚子藤梨又酸又甜，任你吃个够。我们再顺着泉水的流势走，泉水必然汇入河流，有河流的地方就有道路，有道路的地方就有人家。找到人家一问，我们就可以回家了。’父亲一刻也没有放下手中的刀，继续开拓他的道路。”在生活里，母亲是一个不怕困难的人；在工作中，母亲是一个有创造意识的人。可否认为，这是她父亲遗传于她的，对诗意的一种执念呢？

母亲的手很小，笔却很大。有些方格纸写情写爱，有些方格纸写思写史，母亲的方格纸写生活。生活中本就涵盖万物苍生，母亲使那些花草情爱、田土针线都与我们共同呼吸，而不是封闭在真空中。就好像雨下到哪里，草就长在哪里。她的笔写什么，什么就活起来。无论是小面店，还是大红袍，她总能挖掘它们与这个世界最真切的关联，那便是一个“情”字。她的心中有情，眼中有情，所以笔下有情。因为有情，这些事物便不是无端地出现在这世上，它们有根须有茂叶，有往昔有未来，有现在，更有命运。而同时，最使我动容的是那爱美的情怀，她总是能在那些芜杂与纷扰中准确地握住美。在她的幽默与调侃中，蕴藏着对繁碎与困惑的人生的赞美与升华，她吃掉现实生活中苦的果实，为我们打开欢的希望，用她“自然而然地拔节抽穗扬花结粒饱满”的语言，用她结实的故事的核，造一场美的盛宴。她将生活诗意化，又将文学生活化。在母亲身上，现实生活与理想世界是没有距离的。她穿那么美的衣。她种那么香的花。她养那么可爱的楚留香。她那么爱她挚诚的友人。她那么爱她相知相守的“欧大叔”。她真心善待来家多年的老阿姨，违反计生政策的三轮车

夫，被歹徒砍得不成人形的出租车司机，夜色茫茫中仓皇赶路的姐妹俩……同情心、正义感、人性的光辉皆来自于爱，来自于美。爱也来自于美。

要问我，她有那么多好标题，为什么用“出生地”做书名？我只知道，美是母亲的出生地。

目 录

1	代序：爱美主义者（欧逸舟）
1	出租车司机说
2	马蜂窝
7	亲兄弟
11	书生受骗记
18	书生被盗记
27	女子遭殃记
31	出租车司机说
37	平民生活
38	小面店
42	巧手
45	夜茫茫

49	穷苦朋友
54	请把你的工资扔下来
58	小楼和我的愉快旅行
65	芦苇荡迷踪
66	芦苇荡迷踪
71	有月亮的晚上
73	水 姜
77	我都看到蚂蚁的脚了
80	大竹岚
83	大红袍
87	乡下的事
88	夏天的谷场
93	小渔村童话
96	映山红
98	汤 院
101	三洋的鸭子
106	乡下的事
113	我的通讯录
114	诗与真
116	画以外
119	神树的儿子
122	低音箫：吹一曲你
125	寻找艾叶绿

129	我的花世界
130	白菊花
131	红 掌
133	百 合
135	马蹄莲
137	玫 瑰
139	康乃馨
140	杨 桃
141	红 枫
143	飘 香
145	牡 丹
147	紫 薇
149	鹅田小记
150	鹅田小记
154	云 窝
155	水云寮
157	月亮照在漳州港
160	巴玉藻和王助的飞机
163	蹉 跎
164	骚扰电话
184	投资项目
189	蹉 跎
192	你今天运气太好了

197	出生地
198	1976年的明星
207	出生地
213	开学第一天
218	应春花开
225	青 砖

出租车司机说

在黑暗中不去抓住一闪一闪的东西多好啊！
在黑暗中一闪一闪的东西一上手，机遇来了，
遭遇也来了。

马蜂窝

一

夏天，十五楼朝西的窗帘拉得严严实实，等小区保安说，你家楼上不得了，长了那么大一个马蜂窝。

一个篮球那么大的马蜂窝。

保安说，原来长在十五楼东头的，那套房子没人住，太冷了，你们自己又不懂得注意，马蜂窝就搬到你们家了。

站在地面往十五楼看，天空那么辽阔，一只马蜂也看不见。看见了也不知它是冲着你来的，等发现马蜂抱团长成篮球那么大的马蜂窝了，来不及了。

二

小区保安给物业主任打了一个电话。

物业主任给消防打了一个电话。

物业主任放下了电话说，消防说，报警电话要由业主自己打。

业主我老人家就亲自给消防打了一个电话。

消防说，你这是第几次报案？

我太没有报案经验了，如实说，第一次。

消防说，那你这个不急，我手上有好几个很重要的马蜂窝，你过十分钟再打来。

三

十分钟一会儿就到，我再次拿起电话。

换了一个消防。消防说，你这是第几次报案？

我长了一点小智慧了，说第九次还是第十次了。

消防说，那怎么搞的？怎么没有登记呢？

登记完毕，消防说，房子长马蜂窝的同志们你们请不要着急福州市每年有上千个马蜂窝每个晚上只能消灭几个马蜂窝什么时候轮到你们会提前通知你们谢谢再见。

四

阿姨也不知道房子长了马蜂窝。

拉开窗帘，从主卧室看，这个马蜂窝长得像越战片里的大地雷。从次卧室看，这个马蜂窝长得像从前家里装米的小米缸。

马蜂像米粒那么多。马蜂像蜜蜂飞来飞去，忙个不停。

阿姨说，乡下的马蜂比较笨蛋，顶多爬到树上做窝，放一把火就烧跑了。城市里的马蜂窝太恶霸了，十五楼都敢来。

恶霸——太形象了。马上联想到形形色色的马蜂窝，长在社会腰、肩、眉目之间。这些麻烦制造者，领教过的人都会会心一笑——被一只马蜂蜇一口是何等滋味。

谁愿意被马蜂蜇一口呢？

更有谁敢去捅一个马蜂窝呢？

还是老老实实等待消防吧。